

#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王立新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没有围墙的

王立新  
著

# 养老院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引 子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远近闻名的“孝道村” / 1

乡村之殇，中国之痛 / 5

美丽乡村建设的探索者 / 10

## 第 一 章 子欲孝而亲不待 / 13

一个“急转弯”的日子 / 15

红枣树下的祖训与家教 / 18

想让自己飞得更高 / 22

有钱后的日子，为什么不快乐 / 25

到底什么是光宗耀祖 / 30

## 第 二 章 “魂儿”跟“魂儿”的搏斗 / 33

遭遇非典“滑铁卢” / 35

钓鱼钓出来的“大彻大悟” / 37

“道德大讲堂”里的新学员 / 39

“心头中的一盏明灯，突然亮了” / 42

人生的“第二所大学” / 47

回村创办“孝道教育乡村行” / 52

### 第三章 心怀大爱，为爱回乡 / 55

等待奇迹的发生 / 57

“这些剩下的油条，我都买了！” / 59

“能多照顾一个，就是一个” / 63

一份用心良苦的老人明细表 / 65

大孝“洗”于足下 / 73

### 第四章 从一个义工，一群义工，到全民义工 / 81

一个好汉三个帮 / 83

个体轴承厂老板和他的妻子 / 86

个体建筑工程老板的妻子和她的女儿 / 91

老爹、老娘和妹妹也是义工 / 94

王帅姐弟和她们的母亲 / 98

范云岭和他“爱的森林” / 101

小小乡村，正在成为义工的大世界 / 104

### 第五章 天下也有免费的午餐 / 109

全村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的“孝道大餐” / 111

“走，到孙家寨吃饺子、看大戏去” / 116

在质疑中前行 / 121

全村男女老少共享的免费“秋忙大餐” / 124

### 第六章 “空巢老人服务站”：独特的乡村创造 / 129

特殊的“家庭会议” / 131

不怕人“横”，就怕人“敬” / 135

泪水里回荡的歌声 / 137

绿色的菜园，真挚的心 / 140

温馨的热流，可心的笑容 / 142

“黑色世界”里的光明 / 145

日头，从西边出来了 / 149

“孝道”改变了民心民风 / 153

## 第七章 用自己的大孝，唤醒别人沉睡的心 / 163

质疑与感动：“内藏玄机”的《爱心册》 / 165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170

比金钱更宝贵的是人心 / 173

“我就是一片落叶，用来滋养故乡这棵大树” / 184

## 第八章 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挽救自己的孩子 / 187

“挣钱有道，教子失道”：令人堪忧的社会难题 / 189

从“暑期传统文化夏令营”到“幸福人生讲座” / 197

大海从不拒绝走过弯路的小溪 / 200

“孩子，拿上钱回去给你父亲迁坟吧！” / 209

逃跑事件与深夜“教子” / 212

## 第九章 “我不能让你富有，但一定让你为我自豪！” / 221

在女人眼里，家比天大 / 223

“下辈子，我回老家孝敬老人” / 227

“假戏真做”的泪水相送 / 231

## 第十章 一棵小草，也能染成一片绿洲 / 235

扶植全县第一批二十七个“孝道示范村” / 237

一顿饺子温暖一个村子 / 241

辐射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孝道大餐” / 246

## 第十一章 “孝道”产业链的建立 / 269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 271

别开生面的“孝道牌”产业链 / 273

朋友圈里的“孝道生意经” / 278

功能齐全的现代化“老人幸福院” / 286

一千亩流转土地上的共同致富梦想 / 290

## 第十二章 回乡之路，就是寻根之路 / 293

根深才能叶茂 / 295

“你为故乡做了那么多，故乡给了你什么？” / 298

善行的路上，并不孤独 / 303

太阳献给大地的七彩花环 / 307

## 尾 声 新农村的美好远景 / 309

“孝道大餐”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时尚 / 311

从回乡大学生到村党支部书记 / 315

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 / 322

## 后 记 / 329



## 引子 | 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远近闻名的“孝道村”



这里没有太行山的伟岸雄奇，也没有渤海湾的波涛汹涌，一眼望到天边的坦荡平原如同平静的海面一样浩瀚无垠，而一座座村庄如同岛屿般岿然不动。

据上年纪人回忆，这座古老的村庄始建于宋朝，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最早因一名孙姓地主在这里落户拓荒，始称孙家寨。明永乐二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民庞、付两姓在村西重建该村，因濒临老沙河，遂取名沙河铺。尽管随人口繁衍渐成大村，但是其声望远远覆盖不过先声，最后只得复名。所以这个村虽然还叫孙家寨，却没有一家姓孙的，几乎都姓付。这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乡村中的一个，在县志的记载中寥寥数语，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和千古不衰的传说，如同钟摆一样周而复始，平淡无奇。

然而，在进入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这座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却因一个年轻人孝行天下的创举，而声名远播，成为闻名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孝道示范村”。

这个人，就是付宏伟。

付宏伟是地地道道的孙家寨人，按他自己的说法，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流落到这里的第一代算起，到他已经第二十一代了。

付宏伟出身寒门，是“八零后”大学毕业生，当年也曾满怀光宗耀祖的宏阔理想，劈波斩浪闯荡商海，成为年薪百万的白领，成家立业，定居省城，有车有房，有柔情似水的妻子，有活泼可爱的儿女。然而多年以后，当他因看护病重的父亲而重新返回故乡时，却意外地发现原来所熟悉的故乡正在沦为令人痛心疾首的“空巢世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下，他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城市户口和如日中天的生意，告别妻子儿女，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做了两件在当地很有影响的大事：一个是在照顾年迈父母的同时，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全村一百三十多名“空巢老人”的重任，义务为全村老人当儿子，把故乡建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二是连续开办了“暑期传统文化夏令营”和“孝道讲习班”，学习和践行《弟子规》，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留守儿童”陶冶成了有孝心的人，有价值的人，把故乡建成了“没有围墙的学校”。

他的超常举动，曾经激起过暴风骤雨般的轩然大波。面对猜测，他痴心不改；面对质疑，他始终如一。如今已经坚持了长达六年之久。威县县委县政府又以他为榜样，在全县十七个乡镇复制了第一批二十七个“孝道示范村”，直接受益的老人达三千多人，带动、参与及被感化者达数万之众。

从走出黄土地到回归黄土地，他不仅以叶落归根的成功实践创造了农村居家养老模式，也为新时期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如今，他所创办的这两所特殊的“院”“校”，已经辐射到十多个省市的许多社区和村庄，人们纷纷到这里学习借鉴，在当地开办起属于自己的“院”“校”，由一个付宏伟拓展成无数个付宏伟，由一个孙家寨放大成无数个孙家寨，影响面越来越广，名声越来越大。

## 乡村之殇，中国之痛

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从中原大地到云贵高原，从塞北草原到东南海岛，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由于史无前例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潮，在全国各地农村到底留下了多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恐怕谁也很难一时说得清楚。

先说空巢老人。

按照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 60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0%，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7.7%，即视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从 2000 年底开始的。因为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 1.3 亿，占总人口的 10.2%，超过了联合国制定的年龄标准。

据联合国预测，1990 至 2020 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百 2.5%，而同期中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 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16.6% 上升至 2020 年的 9.3%，同期中国由 6.1% 上升至 11.5%。无论从增长速度还是比重看，中国老龄化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照此推算，到 2020 年，我国六十五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 1.67 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 24%，届时全世界每四个老人之

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趋势。但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一个世纪，比如法国用了一百一十五年，瑞士用了八十年，英国用了八十年，美国用了六十年，而中国从 1981 年到 1999 年，只用了短短的十八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速度何其惊人。

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许多层面引发了许多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进程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例如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 GDP 已达一万至三万美元，在七十二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 GDP 达一万美元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千至一万美元的占百分之二十八，而中国在 2002 年人均 GDP 只有九百八十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

对于“未富先老”的快速老龄化，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未备先老”——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并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农民约占百分之八十，农村比城市老龄化现象尤为严重，面临的难度更大。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三点二六，农村老年抚养比为四点二二比一。即是说，四点二二个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据专家预测，按现有情况来计算，到 2050 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四点三七亿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空巢老人”的数量已接近一亿，多数是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微薄者，求医看病比较难，甚至出现病死家中无人知的现象。

这是乡村之殇，中国之痛！

再说“留守儿童”。

根据2014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多达五千八百万人，其中十四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约有四千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超过半数以上的孩子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百分之三十三的父亲、百分之二十五的母亲外出在五年以上。三世同堂的传统家庭早已经解体，被“分割”成在外和留村两部分。这种“分割”，给“留守儿童”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这些孩子在农村老家跟随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生活，日常生活疏于照料，与父母聚少离多，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身心受到影响，有些孩子甚至逐渐形成了内心封闭、情感淡漠、行为孤僻等性格缺陷，心灵出现扭曲。

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现象更为严重。湖北、广西、广东、贵州等省，所占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四川、河南、重庆、安徽、江苏等省市，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仅以安徽池州贵池区六个农村调查为例，初一以下的一千一百八十名在校生中，父母外出打工的居然多达八百六十八人，高达百分之七十四。这些孩子多数存在心理问题，有百分之六十五不愿与爷爷奶奶这些“代养人”进行心理沟通，还有百分之三十直言怨恨父母。甚至有些孩子和社会上的不良分子混在一起，犯罪比例明显增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社会问题。

这同样是乡村之殇，中国之痛！

面对这两笔沉重的数字，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孤苦的身影、无奈的眼神和一双双渴求援助的手臂，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如何破解农村这两大愁肠百结的社会难题？党和政府一直做着极大的努力，在积极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要破解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两大社会难题，就必须首先认识今天农村的现状。

只要你有机会走进农村，就会发现：按照年龄的划分，大致分为三

个群落——

第一个群落，就是六七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是“乡村的落日”。

这是一批从昨天走过来的农民，是一群征服饥饿的农民。这个人群年富力强的时候，正赶上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大变革，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因为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般子女众多，家庭负担沉重。他们经历了半饥半饱的大锅饭时代和实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改革开放时期，是最辛劳，也是最贫穷的一代。如今三十多年过去，都已经成了体弱多病的老年人，重活干不了，还要帮助儿女们带孩子。他们一辈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最终的归宿还是农村。现在都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人生末路清晰可见。

第二个群落，就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和壮年人，是“乡村的午阳”。

这是一批具有双重身份的中间阶层，是“半种田人和半打工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拥有责任田，又大都在农村娶妻生子，男女双方都在农村，出于生存的需要，经营着家乡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既要赡养父母，又要供养正在上学的子女，光靠种地收入很少，必须利用农闲时间，到距离本村不远的乡镇和县城打工。但是因为一般没有学历，缺乏专业技术，只能干一些重体力活或在民营企业做简单的技术活。他们的根在农村，最终融入不了城镇，成为钟摆一样来回两头跑的特殊群体。

第三个群落，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乡村的朝晖”。

在这个人群中，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走出贫瘠的土地，跻身北上广深和全国各大中城市，把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成了梦寐以求的城里人。另一部分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乡村年轻人，也趁着年轻，背包携囊，成群结队涌入城市，要么成为打工一族，要么经营买卖，用自己旺盛的精力和学过的知识闯荡世界，希望改变自

身命运。

翻看我们的各类媒体，乡村青年走出乡村、跃出“农”门的故事扑面而来。他们有的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有的成了高薪阶层的白领，有的成了万人瞩目的文艺明星，更多的人却过着艰难的打拼生活。他们奔波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可是他们生命的根还深扎在日益生疏的故乡，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和儿女还留守在乡下，已经和正在沦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青壮年们在外打拼极为不易，没有时间回来陪伴他们，只是平时寄些钱来，或者在过年过节时归家一趟，过了节就又匆匆告别。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日子是何等艰难。

尤其是那些重病缠身、行走都十分困难的空巢老人，他们在儿女不在身边的境况下，面对着寂寞无声的四壁到底是怎样熬过孤苦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有的甚至已经猝然离世好多天都无人知晓，留给儿女的是无尽的遗憾与悔恨。

然而，在我们眼前的孙家寨，却完全是个例外。这里没有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无依无靠的孩子。

付宏伟创办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和“没有围墙的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幼有所靠、幼有所教的两大场所，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里宛然变成了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在这里，困扰全国许多农村的两大社会难题已经得到破解，付宏伟和他的义工团队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为出发点，在探索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是一种恰当其时的创造，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奇迹。

## 美丽乡村建设的探索者

付宏伟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长相特别普通，朴实得如同原野上的一棵树。他与我见面握手姿势很特别，身子微微前倾，一副很真诚的样子。他抓住我的手半天不肯放开，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一见如故。他的声音也很沉稳，让人想起平缓的河流。与众不同的是两个眼里时常露出睿智的微笑，如同和煦的清风扑面而来。

这个画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交谈的主要地点，就在村委会大院。门口就是南北乡村大道，大道对面就是菜地和庄稼地，五月里的冀南平原是一片青葱的世界，如同一眼望不尽的绿色地毯，直铺展到遥远的天边。

这是一个宽敞的院落，靠北是一排办公室和会议室。我们就坐在居中的一间办公室里，东侧是上下铺，西侧是挨着摆放的两张办公桌，上面放着电脑和小型打印机，是他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他坐在下铺面对着我，我就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他，开始了素昧平生的交谈。他的回忆是间断性的，过去的经历需要静下心来沉思好一阵，才能从记忆的大海深处打捞上来。他很忙，时不时地有人走进来因为某些事情专程远道而来找他，所以我们的采访时断时续。好多时间是我在等，等他处理完事务，才能重新找回中断的记忆。

望着他忙碌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

就年龄而论，我当然是他的长辈。我出生在冀东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农民。我先是在故乡上了小学、初中，后来考上了县一中。当时考上大学是我最大的梦想，也是乡下孩子彻底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非常可惜的是，就在我上到高一快结束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想走出农村的梦想。学校解散了，我被迫返回农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心情十分灰冷。然而老天似乎对我非常眷顾，在农村劳动了两年，我就参军到了位于祖国大西北巴丹吉林大戈壁腹地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位于祖国大西南的四川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为吃商品粮的军官，后来转业到故乡的城市。

我的这段经历与他的前半部分经历基本类似。但是，后半部分却迥然不同，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仍然生活在跃出“农”门的城市里。虽然我的父老双亲和兄弟姐妹仍然生活在农村和县城，每到逢年过节或者老人患病我都要回去，但是我毕竟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灵魂血肉已经融入城市，对原有的农村生活已格格不入，距离虽近却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却大相径庭：从生命的原点出发，走向了远方，然而又在一个瞬间回到了原本可以不再属于他的生命原点，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

这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内心动力，驱使他抛家舍业重返故乡？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却又耐人寻味的谜团。

我在这个陌生的北方乡村里，驻村采访了十一天。

应该说这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以来，驻村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

在这异乎寻常的十一天中，我们形影相随，倾心交谈，从陌生到熟悉，最终走进了他的内心深处，破解了他重返故乡的秘密……